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三
至四

13
849
262



冊 4 3
849
26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三

義第三

晉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末兗州刺史
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過
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
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後至東羗較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三 乙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段疋禪為從弟末杯所敗北依
續末杯又攻敗之疋禪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
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追討君之惠也續曰賴
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
杯斬獲畧盡後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

徐苗高密淳于人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
生亡於家即歛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
咸歸其義師而行焉徵辟並不就

范廣者范隆之疎族也隆幼孤無總功之親廣愍而
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

不載
官

韋忠平陽人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
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昂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
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和冲字幼子温之弟也為振武將軍鎮江州卒贈太
尉初和鑿度亮度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難冲獨
與謝安善云妙靈靈寶尚小下兄寄託不終

臣欽若
等日妙

靈靈寶即桓温二
子偉玄別名也 以此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

劉麟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仲辟長史不受麟之雖

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五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此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疾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繇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孫登吳國富春人見人饑寒並周贍之親有窮老者數人嘗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登見之啟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噐或解衣推被以恤之公車

徵會卒

朱綽有二兄憲斌俱為西中郎袁貞所殺綽從桓溫平壽陽真時已死輒發棺戮屍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祭冲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嘔血死冲諸子遇綽子齡石亦如兄弟

前燕李績范陽人父產仕於石民為本郡太守績為郡功曹刺史王午辟為主簿慕容皝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劉嘗謂午績鄉里在北父已隆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日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

冊序元龜 卷三
情節之重有侔右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嘗乃止
午恐績終爲嘗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
至績荅曰臣聞豫讓報知伯仇稱於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
晚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

宋俞僉永嘉人爲郡吏晉末孫恩之亂太守司馬逸
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僉以家財買
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郡塋畢乃歸鄉里元嘉中
老病卒

王弘晉末爲司馬道子驃騎將軍時桓玄尅京邑收

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贍送弘時尚在喪獨於
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

何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瓛與叔度母早卒
奉姨有若所生姨亡胡望必往致哀並設祭奠食並
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
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嘗至三
年服竟

張邵字茂宗初爲瑯琊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
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
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

朱齡石晉末爲殿中將軍嘗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
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
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
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

朱超石晉末爲衛將軍桓謙行參軍後歸高祖謙死
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龔穎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
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繼後
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跪出救之故得免

崔慰祖父慶緒爲梁州刺史父亡梁州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後
得父時假貸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
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王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怒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
如也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後爲侍中驍騎
將軍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所繼叔父混義熙
八年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練公

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
之弘微混累世相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
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正若在公一錢
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
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
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崇
使不異平日田疇懇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
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
俗義者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流涕感
弘微之義也後至侍中

張暢吳郡人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
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

沈道處冬月無複衣戴顛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
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
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處嘗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
孔頽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
存問賜錢三萬米三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負外
散騎侍郎不就

范義爲竟陵王誕別駕誕舉兵反母妻子並在城內
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豈可自求活耶誕敗破

誅

蔡興宗字子度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
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
也有才學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
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
重如此興宗與王僧綽友善僧綽爲元凶所誅凶威
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後爲侍中竟陵
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
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

致喪

豫章舊墓孝武聞之甚不悅蓋陵內史周詡

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
直請急詣朗別帝知尤怒後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嘗侍如故

孟詵嗣封臨波公南郡王義宣反問其子五兵尚書
宜陽侯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間訊車投詵詵
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詵伏誅
蕭惠開爲益州刺史罷還京師府錄事參軍到希微
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
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耻之
廡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給希微償債

許昭先伯舅夫妻並疫病死家貧無以送昭先賞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本邑

補主簿固辭

董陽西陽人五世同財為鄉邑所美

史無官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避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谿味之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拯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

屍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病疾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范敬宗家內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貢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收世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年七十各老病單

孤無所依世期衣節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
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饑死露骸不收世期買
棺器殯埋存育孩幼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
陳辭曰今年元旱多稼不登民黎饑餒採掇存命聖
上哀矜已垂存極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
糶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
不惟凡鎖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內之感
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
糶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

陵境特爲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祿之家慶慶
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
所弊是鍾貧民溫富之家各藏其財寶謂此等並宜
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令敢自勵爲勸
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驛爲言上當時義
者以耕比漢上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嚴成東海人王道東莞人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成等
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史無官

王文和爲征北義陽王景府佐景於彭城奔魏郃曲
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景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

冊本元義三
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沈文季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

劉休與陳郡謝儼為友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乃得出

南齊杜淵少有世譽父卒淵持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為司徒卒

劉善明平原人宋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後至征虜將軍

虞棕初仕宋為黃門侍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塋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棕一人來赴

劉瓛字子珪宋末為袁粲所薦除秘書郎不見用粲誅瓛徵服往哭并到賻助

何昌寓宋末為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止為湘東太守還為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高帝嘉其義

王思遠宋末辟建平王景素南徐州主簿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

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
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
送遣又與顧嵩之爲友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
子隱卹甚至

劉靈哲封霄城侯父懷琮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
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後至
寧朔將軍西陽王右軍司馬

吳達之姨亡無以葬自賣爲士夫客以營家柳從祖
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貸以
贖之同財共宅

劉諷爲丹陽丞時始安王遙光記室崔慰祖與諷
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諷謂
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
繫尚方病卒

王績蜀郡人郝道福華陽人並累世同爨明帝詔表
門閭蠲調役

譚弘寶零陵人何弘華衡陽人踈從四世同居共衣
食詔表門閭蠲租稅

董僧惠爲晉安王子懋防閣子懋起兵徐玄慶旣平
子懋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

實豫讓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慶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縮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惠觀書對錢曰此卽君書也悲慟而卒

陸超之吳人以清淨閑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旣爲于琳之所害人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徐玄慶等以其義欲囚還都超之端坐待命其門生

周姓者謂殺超之當得重賞遂斬之

徐生東海人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俱武陵人並三世同居

封延伯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爲此州所宗

邵榮興文獻叔並武陵人八世同居

陳玄子義與人四世同居戶口一百七人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琮並有孝性靈琮亡無子妻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紀僧真宋末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

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康周顯後除司農卿

江泌字士清濟陽人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與埋之

夏侯恭叔譙國人桓崇祖爲豫州辟爲主簿崇祖被誅故人無敢至者獨恭叔以家財爲殯時人以此樂布

張融少爲封溪令兄與顧凱之有恩好凱之卒融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于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梁陶季直初仕齊爲褚彥回司空司徒主簿彥回卒季直請王儉爲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

曹景宗爲雍州中兵參軍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入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

謝幾卿爲威戎將軍免官卒雖不持簡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鄭紹叔仕齊爲壽州治中從事時刺史蕭誕以弟謀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流也

樂藹仕齊爲豫章王嶷荊州主簿後嶷還都藹後爲荊州治中及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

范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暕善暕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殯殮後至僕射

袁昂爲武陵王衛軍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袁卒昂幼孤爲袁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恠而問之者昂致書以諭之曰竊聞禮緣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并加制一等同爨有繼麻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廩資敬未及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孝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繇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資

具取是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已生姊妹孤
姪就居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
忘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
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緜也之不除
喪亦緣情而致制雖不及古誠實感慕嘗願千秋之
後從服甚齊不圖衰禍猥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
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
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
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自臨終號
哽言不識次

王份十四而孤鮮禍車騎主簿出爲寧遠將軍始安
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繇是顯
名

周捨初辟丹陽尹王亮主簿後爲鴻臚卿王亮得罪
歸家時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
稱之

楊公則爲散騎嘗侍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
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

顏協爲兼御史中丞協幼孤養於舅氏陳郡謝暕暕
卒協以有鞠養之恩居服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

度說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刻妄款說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下詐為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說說日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卒謚貞白處士

阮孝緒字士宗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

出從伯裔之

裔字本作太裔之

母周卒有遺財百餘

萬應歸老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裔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卒謚文貞處士

劉璠為上黃侯曄所知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

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

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惟璠獨被優賞

度泳兄子仲容幼孤泳養之仲容初為安西法曹

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為宮

泳垂泣日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廻授

之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

孫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於

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日何飲冷熱不調即時獨

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求

人與送謙舍謙開廳舍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

衆咸服其行義終光祿大夫

劉凝之南郡枝江人隱居不仕荆州饑衡山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聞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何點字子哲齊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累徵不就

任昉爲新安太守卒事兄嫂恭謹外氏貧缺嘗營奉供養祿俸所收四方饋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庾黔婁爲鄧元起益州長史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携持喪柩歸鄉里

龔愜遂寧人爲劉季連益州主簿後季連兵敗還京

師將發人莫之視惟愜送焉

褚冕錢塘人南康王子會理之舊會理欲圖侯景事敗冕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拷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耶然勿言會理遇害冕竟以不服赦之

歐陽頎爲天門太守與左衛將軍蘭欽相善欽征交州頎同行欽度領以疾終頎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

陳周文育本姓項氏義興人周蒼養爲己子同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爲前將軍軍主慶

之使將五百人往新蔡懸郟慰榮白水蠻謀執奮以
入魏事覺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
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奮於戰陣死文育馳
取其屍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
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

吳明徹初仕梁東宮直後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
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餒乃白諸兄曰嘗
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
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後爲侍中司空南平郡公

杜之偉幼精敏有逸才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
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
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

司馬暘梁承聖中爲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
梁室屠戮太子瘞殞失所暘以官臣乃抗表周朝求
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
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于
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

荊州以禮安厝

許亨梁末爲王僧辨太尉從事高祖受禪授中散大

大領羽林監初僧辨之誅也所司收僧辨及其子願
於方山同坎瘞埋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
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覆等相率以家財營葬
具凡七柩皆改窆焉

陳智深爲蕭摩訶騎士及摩訶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與漢王諒同作逆伏誅其子光已籍沒智深收摩
訶屍手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殷不佞字季仰陳郡長平人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
不濟並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
祿俸不入私室終於右丞散騎嘗侍

後魏栗法光上黨屯留人素敦信義中山王熙誅弟
畧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
與俱渡盟津詣法光家法光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
爲西河太守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述畧
渡江蕭衍甚敬禮之

崔寬爲鎮西將軍卒初自隴右歸世祖見司徒崔浩
浩與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踈族獨得不坐遂家
於武城居祖魏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
氏相奉如親

長孫稚初生而母亡爲姨兄元洪超所養後爲太傅

錄尚書事封開國子稚表請迴授洪超次子憚許之
刁整爲驍騎將軍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
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
整弟婦卽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元畧
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袁翻曰刁公收歛我
家卿卽宜知

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
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以母疾不應州命
常臚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荒
儉臚發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

盧義僖范陽涿人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
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
啓其孤弟子子慎爲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
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子昕爲府主簿而
其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鄭罷高陽人中書學生盧慶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
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箠楚罷戒之曰君
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雖被拷掠至乃
火熱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慶世後令弟娶罷姝

以報其恩

盧慶世為濟州刺史國家初平升城太守房崇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覩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度世子淵泉等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雜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恪穆豐儉同之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後為尚書散騎嘗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高聰生而喪其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游同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矜恤林白奴京兆儒生時姑臧段暉因慕容瓚內附暉歸國大武以為上客從至長安存人告暉欲南奔帝斬

之於市暴屍數日白奴飲暉德音夜竊其屍置之柩
井暉女爲燉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崔挺爲北海王司馬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值饑年
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
家徒壁立兄弟怡然

楊標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少豪俠有志氣孝昌中爾
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標藏而免
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繇是標以義烈聞
陽猛上維人爲大谷鎮將元顥入維孝莊帝渡河范
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繇是知名

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潯相保護孝
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

張亮少有幹用初仕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
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
右皆密通誠款惟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
亮及蒼頭陳山隄斬兆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
樹

鄭仲明滎陽人爾朱榮入維彭城王劭以子韶寄仲
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
明兄子僧副避難維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

下馬僧副謂賊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况諸王如何
棄乎僧副舉刀逼之賊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
引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
山偉為中書令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載
恩義甚篤

明亮為陽平太守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引兵討元
叉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
敗亮詭其使辭繇是徽竟獲免

張謹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
能梳沐後謹為宋冀州長史因貸千餘疋購求皇甫

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
帝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
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
卒
畢眾敬為兖州刺史寧南將軍篤於姻類河有國士
之風張謹之亡也躬往營視有若至親

王衍為侍中車騎將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籠於西
兖州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
卹世人稱其敦厚

甄密叅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還鄉人蘇良沒於

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
謂良曰滌君之日本不求貨非相贈之意也

亮博覽諸書又篤好物理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
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雜隱居嵩山感英之
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刁冲渤海人爲裴植故吏植爲度支尚書與僕射郭
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於後祚雋事雪加贈
而植追復封爵而已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
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塋植

夏侯道遷初自南齊歸國封濮陽侯食千戶道遷以

漢中歸誠本縣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
詔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
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

陽固爲清河王懌太尉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乘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
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
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
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張普惠初爲任城王澄所知及爲諫議大夫澄薨普
惠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

暑風雨無不必至又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
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
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
其令門極給之

劉仁之爲西兖州刺史性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
州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嘗出
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祖瑩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極
時亦以此多之至護軍將軍
汲宗交州人爲柱超故吏超密皇后之兄也後從弟

遺子元寶謀反伏誅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人
高允上表理之宗與故吏等以超子道雋坐爵受封
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超散騎嘗
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
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羗中撫育年十二
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
長安始就學士學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後
授內都大官太師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
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

趙氏之孤孝文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

崔巨倫以宣武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
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在州陷賊歛
恤亡存爲賊所義後逃歸雜授別將北討初楷喪之
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
家口以歸

吳悉達雖於儉年糊口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塋所隣人孤貧困窘者莫
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
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
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塋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
如所生州郡高龍詔表門閭

杜慕字榮孤嘗山九門人少以清苦自立縣令齊羅
喪亡無親屬收殯慕以私財殯塋繇是郡縣標其門
閭

高遵字世禮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等嘗欺侮
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
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
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官路得補樂

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名如諸父

趙令安孟蘭強天水白石人並四世同居行著州里

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

劉業與大山人四世同居

蓋攜都郡人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

與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

喪亡宣單貧無葬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

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乃衰經歛耐寧禮無

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

居門庭雍睦

石祖興嘗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

嘉之

張烈為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

烈為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眾鄉黨以此稱之

李幾傳陵安平人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

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

進鄉里嘆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襲世爵山北侯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

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幼停屍
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
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汝固東郡梁城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史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
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
復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
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受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道
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嘗呼固夫婦爲
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劉侯仁豫州人郡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悅息胙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賄募又嚴其捶楚侯
仁終無漏泄胙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
籍叙一小縣詔可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胸城歸欵乃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
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恚憤遂代
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勤勞道榮卒
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
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

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間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四

義第四

北齊王昕為秘書監少與邢劭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劭舉室就之郡人以劭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劭乃免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乙

廬文偉魏孝昌中行臺嘗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
方將亂文偉積糴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
彌爲鄉里所歸
邢劭字子才後爲太常卿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內行
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事寡嫂甚謹養孤子
恕慈愛特深在交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
顏色敗損

朱瑒爲王琳故吏琳鎮壽陽爲陳將吳明徹所殺傳
首建業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
市遷代傳骨梗之風歷運推遷表忠貞之跡故典午
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
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維濱
餘胄沂水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摠
方伯之任爾乃輕躬徇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
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救復徒蘊包胥之
念終邁萇弘之青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
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鄉之禮感茲
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
裹屍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
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遭未寮

預參下席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
兩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者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
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墓瑒雖芻蕘
切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餘
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
窆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
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
昔梁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
植楸檟繇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
舊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
而訢之仍與開府儀同三司劉韶惠等持其首還于
于淮南權瘞入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喪柩達于鄴

鞏榮貴魏末為湘州隊主時楊愔一門四世同居家
甚隆盛莊帝誅爾朱榮後愔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
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
請津納之俄而孝莊被幽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
遇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

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白澤遣榮
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情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
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
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
浮相矜感遂與俱逃

宋遊道廣平人魏末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
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
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送
反葬後為司徒左長史時文襄疑黃門郎温子昇知
元觀之謀繫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於

路隅遊道收而葬之并集子昇文為三十五卷文襄
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
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管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
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不知吾
心也

盧叔武范陽涿人少機悟豪率輕俠在鄉時有粟千
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
不計較而歲歲嘗得倍餘武平中為太子詹事右光
祿大夫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
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

劉豐爲南汾州刺史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
生養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豐子暉所生喪諸
弟皆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景平陽人少勵志節以明經郡舉孝廉爲房謨所
重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景訟
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
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
申之今引訣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縊於樹衛士見之
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獨孤永業爲齊將周大司馬獨狐信爲冢宰宇文護

所誅其子羅寓居山中孤貧無以自給永業以宗族
之故見而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

後周劉璠在梁爲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及璠爲達奚
武所執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大祖將
許焉惟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
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
也大祖曰事人當如此烈士也遂許之城竟獲全璠
力也

趙善魏末事爾朱天光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
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後爲左僕射兼

侍中

趙貴武川人少穎悟有節槩初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嘗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息尚能躡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豈可同衆人乎於是從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糾合餘衆奔平京共圖拒悅貴首議迎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平悅

奚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岳以戰功拜羽林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原同刲載太祖從平悅李穆爲小家宰兄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沂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類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特免基死

豆廬寧爲岐州刺史薨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吾何擇焉遂以勤爲世子世以此稱之

獨孤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求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

韋祐字法寶少好任俠人有急難投之皆保存之魏末四方雲擾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後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辛威爲上柱國其家門有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樂運後梁人年十五而家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

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備保贖免之及事母及寡嫂甚謹繇是以孝義聞廉故都官郎中瑯邪王澄美之歎其行事爲孝義傳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之

張元爲獄卒宣帝時斛斯微爲大宗伯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內史中大夫鄭譯因譖之遂下微獄元哀之乃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微遇赦得免

冠雋雋於仁義其功之中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同之

王思政爲驃騎大將軍河橋之戰被重創悶絕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叉方得還

裴寬魏末西遷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屬獨孤信鎮雒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堂弟子爽先在雒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爽來見

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

姚最爲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上史局

申徽魏末爲元顥東徐州刺史元邃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雒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

隋蘇威綽子也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綽有從父

妹適河南元世雄光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貪利遂標賣田宅整資產贈世雄論者義之

李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

郭雋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大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辛大德爲信安令煬帝時虞綽爲著作左郎坐與楊玄感交往帝怒徙綽未至長安而亡天水大德舍之歲餘爲吏所執坐斬大德誅斬群盜甚得民情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日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衰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

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紳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
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命所懸辛君若去亦
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唐李綱初仕後周爲齊王憲參軍憲之遇害也故人
皆散惟綱撫棺號慟哀感路人躬自埋瘞突拜而去
大爲時論所嘉王女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每
加贍恤綱之卒也其女披髮號哭如喪考焉

魏徵爲秘書監以條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
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
之

李德劭隋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戶書佐太守楊子崇
持禮之及高祖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屍城下德劭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太宗嘉之
因贈子崇官令德劭爲使者往離石禮葬之

張河字道源性清慤能苦節勵行嘗與友人客游友
人病中宵而卒河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安卧達曙方
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高祖起義召拜大理卿時何
侗與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河河皆資給衣食
一時放去及歷職通顯不營家業所得左右皆放之
家無所驅使及卒之日妻子貧乏論者美之後至相

州都督

宇文士及爲右衛大將軍撫幼弟及孤兒子以友睦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

王隴德馮翊人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沒未獲合葬既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迎致其屍并其父母而塋之因廬其墓次負土成墳每有白雉飛鳴於墳上焉

李大亮爲太子右衛率兼工部尚書事兄嫂如父母焉大亮討吐谷渾破之以功賜物九百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分遺親戚仍罄家資收塋五葉宗族之無

後者三十餘家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大亮死親戚祇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褚亮隋大業中坐與楊玄感事有舊自大嘗博士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授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救亮與徽同行至隴山徽遇患終亮親加棺歛瘞之路側愴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

蕭瑀爲雍州都督初關內產業並先給勳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子弟惟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王雄誕者曹州滄陰人杜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

充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
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
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
郡縣隨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
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
十餘人衛護隨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瘡勇
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鬪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
爲大將軍雄誕爲小將軍

李勣本姓徐隋末奉李密爲主武德二年密爲王世
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
於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
曰魏公旣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
上表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
耻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
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
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
高祖方大嘉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勣
黎州總管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
氏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
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

改葬詔許之勸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塋密於黎山之南丘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及平王世克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勸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將就戮勸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日生死已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

江總爲尚書令歐陽詢父紇爲陳廣州刺史謀反誅詢獲免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誥

王義方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穎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

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義方爲太子較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亮誅坐與交通貶儋州安吉丞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乃致屍還鄉義方與皎書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徒步而還先之原武塋皓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

杜楚客如晦弟也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克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世克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雒陽平淹當坐死楚

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後爲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

趙持滿爲涼州都督府長史其舊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族弟也中書令許敬宗誣持滿與無忌及銓等同反驛召至京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詞不可奪竟招爲反而結奏之誅於城西

王方與與涼州長史趙持滿爲友持滿爲許敬宗所誣被誅暴屍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與歎曰纒布

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骼至仁也絕友之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塋之高宗嘉其義竟捨而不罪後封太原郡公

劉審禮爲工部尚書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

徐太玄爲杭州叅軍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賊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會同受賊惠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及赴選司列少嘗伯李敬玄大嘆賞之擢鄭州司功叅軍太玄繇是知名後官至秘書少監以德行爲時所重

李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
邸官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
朝野義之

朱敬則爲正諫大夫平章事後貶廬州刺史卒敬則
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
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唐休璟爲特進初得實封時以絹數千疋散分親族
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
人稱之

狄仁傑孝友絕人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

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
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
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等豈獨無愧邪繇是相待如初後至納言

王峻爲朔方軍節度使時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
搆左授高要尉峻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
謂峻曰魏公且全矣子昂威嚴而理坐恐子之狼狽
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
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盧藏用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並早卒

燕用厚撫其子為時所稱

張仁興灋陽人先天二年江西按察使上言仁興五代同居

審嘉最為永和縣丞中宗太子重俊以誅武三思兵敗遇害官府寮吏莫敢近者嘉最解衣暴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授興平縣丞睿宗踐祚下制曰審嘉最能重明節事高欒布句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起崇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陸南金初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嘗少卿盧崇道犯罪

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為讎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第趨壁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第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恠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狀上玄宗嘉其友義並特宥之

劉九江單父人開元十四年宋州奏九江三代同居有慈烏巢于庭戶鄉里榮之名其鄉曰邕睦鄉里曰

同君里

李處恭鎮州鹿泉人與張義貞異姓同居于今三代百餘年

呂元簡青州北海人四代同居所養六畜皆與異母共乳

韓思訥華陰人三代同居

孔璋許州人天寶中陳州刺史李邕賊汚事發罪當死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宇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何若林

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曼嬰竟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皇極之尊秦不並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徃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姦謀終損卽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鞠訊待報將寘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駘無取歎息禽視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

之軀耳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
生有足炤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
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
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
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逢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寬
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
得瞑目黃泉附北郊之迹亦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卽
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軾豈煩大
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地實炤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
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平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

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
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
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
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其於死者豈獨
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
邕以會赦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
而死

璋按史
無官

裴冕天寶中爲京畿採訪使王鉞判官鉞得罪伏法
時宰臣李林甫操竊權柄人咸懼之鉞實佐數百不
敢窺鉞門冕獨收鉞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

知名

趙驎天寶末爲陳留少監安祿山陷陳留驎因脅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氏陷賊没入爲婢蓋江西觀察韋儼族兄弟也驎哀其寃抑以錢贖之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驎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驎以家財資給因訪其親屬歸之識者重焉

王思禮天寶末爲哥舒翰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兵敗潼關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張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

記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因爲將較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進問日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恩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功也求子願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

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釋之矣即日擢光
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大嘗
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奏光晟爲代
州刺史

裴胄大曆中爲江西觀察李栖筠支使代宗以元載
隳紊朝綱微栖筠入朝內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
載怙權柄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之不平及栖筠
卒胄護栖筠喪歸維揚衆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

顧望

董思寵櫟陽縣人大曆七年京兆府上言思寵五代

同居子孫凡八十餘人友愛敦睦鄉里稱之天寶末
寇盜剽掠材閭此家獨全年遭水旱此家獨免至於
征稅每先於人伏望族表門閭編諸史冊許之

裴何代宗朝宰相遵度之子內外支屬百餘人何所
得祿俸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嫠病
苦不能自恤者何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後爲吏
部尚書致仕

梁崇義爲襄陽節度朱瑱右兵馬使朱瑱被誅朝廷
授崇義節度使以代瑱崇義爲瑱立祠四時拜享不
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上表

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

殷亮爲較書郎朱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
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乘之驢以備棺衾夜詣縣
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祭步歸京
師

段秀實爲安西節度李嗣業判官諸軍進戰于愁思
岡嗣業爲流矢所中卒于陣衆推兵馬使荔非元禮
代之秀嗣聞嗣業之喪乃遣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
卒護嗣業喪送河內秀實率將吏哭待於境傾私財
以奉塋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祿少卿依前節度判

官

賈叅爲萬年尉同僚有直官曹者將久聞親疾叅請
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將奏叅遷請日彼
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
之叅後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雍仙澤州人五代共居建中二年表其門閭
于頔字休甫河南人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
爲尹史翹所知翹出鎮襄陽奏爲御史充判官翹爲
亂軍所殺頔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

盧邁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甫所

親重貞元中爲刑部員外郎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
江介屬蝗虫歲饑懇求江南上佐於是授滁州刺史
累遷給事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
裴佶建中年爲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
時嚴郢爲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
急如風雨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
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之沒無憊素當時義之
呂溫以小吏事兵部尚書崔漢衡貞元三年漢衡爲
會盟副使吐蕃背盟漢衡爲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
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繇是與漢衡俱免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爲泗州刺史時魏州饑父子相
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
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饋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
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城妹夫客死他處家貧不能葬
城親與其二弟昇屍以歸葬於其君之側往返千餘
里後爲諫議大夫

盧坦爲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
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
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

以錡叛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洒掃

方良琨睦州人元和五年睦州上言良琨六代同居請表門閭從之

王義爲御史中丞裴度步從人元和十年六月癸卯盜殺宰相武元衡時度亦遇盜通化里盜三以劒擊度初斷靴帶次中背絕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戴毡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從度義自後來持賊而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時度墮溝中賊謂度已死遂捨去

梁涉爲豐州刺史李奉先騎卒奉先元和十年殺從事崔德玄沒其家其妻太府鄉蕭魯之女也奉先以配涉爲妻涉不敢受白奉先日德玄之罪未明已殺之矣今蕭氏列卿女也非涉賤卒所當者請歸之奉先義涉言乃以車一乘使蕭氏載德玄喪而歸孟簡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簡少俊拔尚義烈重許與尤敦舊故早歲交友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達其或歿於中年簡憐視其孤極於周恤議者以簡有前輩風

韓愈字退之爲吏部侍郎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

易凡嫁内外及朋友之孤女僅十人

柳公綽為吏部尚書外兄薛官早卒一女孤綽為配

張毅資送甚於已子

闔鄆統州玉城人寶曆元年刺史陸亘上言鄆五代

同居

盧均為廣州節度使管內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

均減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賙惠困窮

柳宗元自朗州司馬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

播州刺史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為郡蠻方絕

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與禹錫為執友所忍見其

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終易

連州

萬晏宣州涇縣人太和六年觀察使沈傳師奏萬晏

自高祖萬願至萬仲芳五代同居詔表其門閭

陳班宣州漂陽人開成二年觀察使崔鄆奏班五代

同爨請蠲除稅賦旌表門閭從之

徐晦繇進士第登直言科為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

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相送獨晦至藍

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

行因謂晦曰今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

日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今日不送他日相公爲姦邪
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
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至官之日自夷簡
日晦不繇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拔於千萬人中哉
荅日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繇是名益振

劉鄴父三復爲浙西李德裕掌書記鄴六七歲能賦
詩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視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
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
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爲團練推官得秘書省較書郎
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

乞翰林學士轉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
孤絢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絢在方鎮
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日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
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
計謀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
正無群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
累竄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冥其子燁坐貶象州
丘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
授柳州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親援可期

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榮戟之門遽作荆綦之地孤骨未歸於京兆一男又歿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梁謝彥章許州人幼事葛從周爲養父從周念其敏慧教以兵法彥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爲騎將以戰功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塋事時人義之

後唐劉贊天成中爲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辜卹其孀稚人士稱之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以軍卒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都較自莊宗爲晉王經畧河朔與鎔連衡嘗令習率師從征鎔爲大將王德明所害德明據鎮州時習在德勝行臺德明上書請習歸藩莊宗詔習謂之日王德明召爾歸藩自爲行計習雨泣而進日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嘗效忠義而德明乃幽滄叛卒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果致此反噬臣等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於克首被其屠割莊宗日爾等既懷舊君之恩則能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

身投地號慟感激良久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
 雪其冤耻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
 逆豎莊宗即令閻寶史建塘助習興師討德明乃以
 習為鎮冀節度留後及德明誅將正受鉞習不敢當
 其任辭曰臣緣故主未葬無嗣息臣合服斬衰候臣
 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
 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
 宜分割以示弱但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便也乃
 授天平軍節度鄆齊棣觀察東南面招討等使
 烏震初為鎮州隊長以功漸陞都將與符習從征於

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殺王鎔

臣欽若等謹案五代史文禮初為至

而養子名德明

志復至讎雪泣請行兵及鎮陽文禮執其母

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

鼻斷腕不絕於膚縱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虞一

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歷深趙二

州刺史

李再豐故鎮師王鎔之裨較張文禮害王鎔時再豐

與別將符習趙仁真在德勝聞鎮州歸梁號哭請兵

於莊宗誓擒文禮及事定用為冀州刺史

張守素為馮贇故吏贇死妻子俱伏法惟小兒三歲

守素匿之遇赦獲全

朱漢賓亳州人爲右衛上將軍以太子少保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瑩兆未辨則給以棺殯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

淳于晏登州人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小較晏寄食於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仗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

李震湖南人鎮州王鎔爲張文禮所害鎔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爲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披以僧衣屬震南還軍士旣以昭誨託於震震置之茶褚中旣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卽賫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卽表其事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特授朝議大夫簡較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

紀生者爲右丞史圭食客圭長興中出爲貝州刺史罷免歸嘗山會清秦未嘗山有秘瓊之亂史圭家財一夕盡焉生白刃中負圭以行獲免其害

冊府元龜 義四
晉李周年十六爲內兵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時河朔
群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
人盧岳家於太原攜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
保惟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
山中有賊聞其聲夜於林麓間俟之射岳中其馬周
大呼曰爾爲誰邪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
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趙玉幽薊人滄帥劉守文以其弟守光囚父于幽州
乃舉兵以伐之尋爲守光所敗滄之吏民共立守文
之子延祚爲帥以節度判官呂袞爲謀主以拒守光

及守光攻陷滄州究被擒族之袞子琦時年十五爲
吏追攝將就戮焉玉父游於袞之門下見琦臨危乃
給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
列之俱去行未數舍琦困於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
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其禍

李自綸鎮州下博人天福二年本州奏自綸五世義
居

曹顯鎮州元氏縣人七世義居鄉黨稱其和義

麴溫潁州汝陰縣人六世同居親屬一百六十日和
孝稱於鄉里

李罕通冀州阜縣人五世義居

趙奉爲太子太保奉姓懿達輕財重義凡親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

周馮道初爲太原掌書記有大較遺之細口者不得已而留焉乃寘於他室竟訪其主以還之及爲翰林學士丁父憂持服於景城遇歲儉分得俸餘悉散賑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庶敕饋遺斗粟疋帛無所受焉

裴羽後唐明宗朝在郎署與右嘗侍陸崇使于閩風飄不便悞適兩浙時樞密使安重誨怒絕錢氏朝貢越人以兵守二使於館崇頗有不遜之語幾欲害之經歲崇以疾歿羽得歸朝又不許將崇靈柩泚海羽謂錢鏐曰崇奉君命不獲生還安得以海上之俗忌不令歸葬則寄死之所豈無仁人哉繇是鏐厚加待遇因託附羽表而復命闕庭羽以錢氏之表達重誨厲色而問曰表有何言羽曰遠方實封不委其事及發函乃引咎伏辜之詞也明宗甚悅復通朝貢羽護崇之柩及資金毫末無缺悉付其家士人稱之後至左散騎嘗侍

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太傅李崧爲執友乾祐中崧

爲部曲葛延遇李澄等誣告族滅廣順中台符爲兵
部侍郎白於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
已經赦宥未之許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
歎服因奏於大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李穀河南人爲宰相以其所居地置蘭若餘立垣屋
比族人可任官者皆致於祿仕不可任官者分田以
居之令督農桑俾其經久以是宗族皆得其所

冊府元龜

